仲蔚先生集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校

書啓

上王侍郎啓

伏念曠違所御二紀於茲瞻企清光飢渴莫喻
葪同縣生願咸和王重昂皆傳諭深仁特賜存
憶屬者敬純還時尤具委曲恩施不報罔知所
裁恭惟明公碩望著於朝端清風播於宇內入

秉邦憲出總淮漕式分主憂允荅民望天下豪偉強力之士日用翹首希冀片言不可卒獲其困蹟沉幽爲日滋久而含氣劣弱受性庸踈徒抱斷惶虛擲歲月行隳業弛有負夙心豈謂明公橫加德念辟從雲墮但覺魂搖是以仰德之餘寤寐難解兼多病瘵寄命無期雲泥自乖音旨弥隔輙因敬紈斷恩再往謹力疾韋綴五言古詩六十韻目之曰訓德意顯乎詞詞難盡意輕冐威重伏希汗流謹啓

謝大中丞銅梁張公啓

某性僻寸畀年侵病迫不能遠跡流俗養真恬惔有乖古人高蹈之度每以爲愆大人含弘假體逮下既以恩洪蓬戶仍加標署美名即使鄙廛之中謬獲烟霞之槩榮踰黑雁愧溢丘園辭讓未遑莫能自處謹因縣吏奉書通心感至增赧良切亂結不宣

上張中丞所著詩啓

伏以中丞負高世之才統方隅之任精明勵治

贊實弘長擣藻挟天深仁祓物揚沉發滯卓古超今旨忖虛庸日尋病疹刻乏丘園之美猥加鳧雁之儀艳渥追慚係心靡所冀圖報稱實亡何階謹擬五言排律詩三首少當頌述又別寫雜體詩四十五首以備機彈儻定以一言當永為模範且塵困朽質誠愈於刷清源而蔭玄景也冒干威重弥切兢惶謹啓

答王元美書

以者得奉手札兼貽所刻鄙文及惠貺前後重

疊雖時荷受非心所安竊自念生平多疾寺復
謗拙謬於時趣往往同里友生即有累歲不獲
接面者以此世益踈之辟如鳥獸之性與人彼
此皆少味耳故與世寖遠滲貧賤積漸使然而
非喜為此也至於文詞朴野之極及復類古僕
豈能遂託於古哉頃蒙所為集序於僕既不嵬
鄙而稱引與所期待大浮本實雖私心冀於足
下幸致非譽而遠抱慚惶豈有既耶但足下之
文卓絶邁古知者咸謂類司馬子長今之人無

有爲是余之文將由足下不朽矣然亡寧無累足下知人之哲哉以此每不自安今足下寸畝偉茂加富盛之年擢轉大僚統兵方隅遠樹旂常之勲使余巖石之老飽聞而心醉之雖遠爲慰所恨未緣即奉光塵消此慚惶耳聊賦七言古詩一篇以申翹企之情殊不足以勝足下之讒彈也一咲

荅陽曲王布政明輔

允文衰病日至切省疵陋短才無足取重當世

獨明公相違數年遼隔數千里況一時勢分之
懸絕而推誠下逮弥久益篤即以筆札之微庸
拙不能近古而遠辱嘉命損貺頻仍每用慚惕
不遑致感其亦不敢自感以為己長惟明公清
簡直方通明端雅專靜内厚而欲去時之儇佻
諛佞之習姑與褊質踈樸忤俗之倫為方外之
交以整遣而不必其盡賢不然則丈夫之謀眷
明公固非一世之知也且復張引廣為推之於
人必不欲止於一己之知己也與善而不求備

為德而必要終明公之大賢何謝古人某何幸而遭大賢之謬睠如此恨不能擔簦千里函挹光儀以展至款信還聊附狀申候仰冀台慈俯
賜矜亮言何能悉

與王建寧敬文書

蕭侍中子雲書梁武帝謂與二王比跡其名特冠當世而張懷瓘書斷又云隸書飛白入妙小篆行草章草入能梁武於書鑒裁甚精不為無見其書世亦罕傳今福州府學有子雲章草書

出師頌是元時虎都魯沙仲威摸刻可搨之

答王元美

陶貞白傳緣疾動未便得書嘗示河南袁冊題詞甚覈宋公直以歲日參駁謂非褚文是好博文過也此文諸書所載不同意其文佳喜爲人書信意更定致多訛耳蕭子雲出師頌元虎都魯沙仲威摹刻福州學中嘗屬王敬文往搨竟不能得今聞索請出師頌墨跡尚在文氏疑爲蕭書須取刻本校之所鑒唐文皇及苐進士咸

多肉少骨文皇論書唯主筋骨當不自恃其言也蔡米蘇黃諸帖輙為鹵莽題記懷素千文即深意求之固自險拔而乖處甚多且其性顛狂枕藉糟麴潦倒公卿之前書果止此即大人含弘胡能斯須與之游處昔任華贈懷素詩謂其假張禮部得名是有憑藉故能傾動一時或其書不必皆佳或其少作得名之書必不止此豈其書專主峻拔它有不合更不復論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荅張中丞書

恭惟明公不遺壞室之疵賤名見舟船接覲踰涯實傾耳聽須依垂眷欲因元美園亭指侍清宴某不敢依違遇陋輒便追隨奉陪末座於時益復脫略知以古人之禮雖長孫能微龍丘之癖次公不棄許丞之聾無以過也不圖頭風竊發感頓攢眉偃蹇衆中有坊明公之威重竟遂辭避深村老生疾根頑固遇明公而不知自解即孔璋之檄將復奚為抑書公之多釁而不能

不錯悕於檄詞明公之慈照祥和使疾勢舒緩
而難瀆事固殊塗耳豈冀明公留軫重遣翰教
副以賻贈禮隆仁至拜受慚惶仰企光儀踊躍
無地謹具蕪狀仍附縣呈申復特希台慈俯賜
鑒宥其無任啟悚感戢之至不宣

上郡太守范公書

昨奉干書詞兼友生繕寫所為詩賦皆鄙拙闇
于大道竊以為持此以往雖竭情技盡當益自
折減不足以自通也不圖深仁遐浹傾注踰涯

撝分奚堪實出非望當時疑俊之士欽仰風旨
希蔭光儀莫不聚目攢耳改視易聽以為明公
之于允文始古之所謂知己也夫所謂知己者
言其本無聲援獨能擢擧衆人之中施恩不報
之地乃為至耳今允文誠以為死所不復然矣
鐵翮不再奮矣而明公憫其荒沉不可變化反
覆款諭曲加獎踧必欲使不枉其性以盡其材
良嗚呼明公之于允文固如此哉且明公道峻
義方志廉行潔躬高明以持己不委順以隨人

叢名實于衆口定褒貶於一言其于人良不易
矣而允文立談之間獨遇知于明公也如此是
允文雖未必賢于人人而人固取信于明公不
問其賢不賢而皆歎其知遇之不易也今允文
亦不敢廣自張引嘗聞馬有能千里者其齕枯
歆渴坌集原野遊不出乎壃域歸必羈乎皁棧
久與凡馬同也及夫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
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胷脇
管青相脣吻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

而徵表風生矣然而循以形容觔骨也伯樂九方歅則忘其毛物牝牡覽其天機而已是其于馬至精也雖未遇夫王良造父之御不盡取其千里之行而天下固果信其爲千里之馬矣是知馬雖不遇王良造父而遇伯樂九方歅則雖不能千里而有千里之名允文之遇知于明公雖不必賢于人人固取信于明公而有胃賢之實斯不已幸乎夫事或可以幸于一時而不能持于延久今允文一辱高鑒遂將以爲終身

之幸是故幸莫大焉然允文分巳委棄草野兼復疾疢彌曠其後徑無緣拜謁大府以亟挹宏論謦陳微悃茲承寵命薦臨而旌旆又當遠控南服雲霄日迥酬德無門循念始終戰慄無地謹擬五言排律詩四十韻庶幾榜人勞歌之遺伏惟不棄涓塵終賜甄錄豈勝至願

与王元美書

某頓首白元美郎中足下得去歲七月廿八日書兼蒙惠詩省足下念存至厚也聞甚苦瘧寒

尋已復動殊馳情耳內史吳君足下未接清塵乃遠見近納即欲使推重于時之人而此公何以失鑒于僕若此豈足之下必有浮實之譽念之真若負從刺于背足下可為僕謝之項自寇亂旱暵荐加天地焦涸白骨蔽野萬姓惶惶靡有懷生之歡而僕從枯槁偃蹇其間雖欲冀善餘齒其可得乎君 朝廷于此復無曠蕩之恩則弱操之子終不能甘猶溝瀆雖有漠水方城其無土崩魚爛哉蓉惟 嚴君勛實日茂竊聽弥

篤足下又以英才奉職自著美譽少吐一言必能引濟艱厄不朽之烈矣在南征北伐乎萬賤之直不如一貴之曲況貴且直乎願足下留意焉不悉

答吳國倫書

某頓首白頃王參軍還忽辱賜書且忭且愕不知所喻又云嘗枉舟船竟無緣瞻候光景至今闕之蓋以欽嘆僕本弱才而頗有志于古之道間嘗為文亦不欲飾募詞以希近觀往往拙樸

過之雖同志者稱所欣賞然枯槁于窮閻久矣完美反以為然乃稍一抽揚之私自以為過量不意復謀知於足下且足下体德含弘寸情卓犖遠規屈景之清則而又身居顯重之地吐音抗論便足經世而乃猥辱于蓬茨之微定交千里之外若數接顏慇懃最故者縱風義所昵有遺形骸如僕弱才又豈宜荷昔李充說士甘于食肉由斯而言豈誠過足下哉而足下又以僕方之禎卿禎卿婉約有度晉宋而下咸可伯仲

若元美信斯人之傳也而後邁時或過之其他
苟有韋率終未称為成章以僕方之非其實矣
僕今瘻守窮城又遭歲惡夙夜焦灼繫心靡所
而于筆札實有未遑足下又懸索之不以為陋
雖欲申其極思已見之源奈何聊往雜詩數首
以復來諭而足下亦不必盡求之於詞也惟當
抱義閑卧以報足下之相知而已足下惟矜察
之瞻望既邈弥勤企想

答陸光禄書

非敢謬眷猥示以所著文籍私幸左右將以叢蒙而實非淺鮮者所易稱言且允文處才非時身自廢痼永期沒齒而日月既悠信道未篤每若履巖崖之絕崖臨廣野之無垠而俠中弱操顧盼周馳不覺汪洋忽以自失因仰希古人之言之旨庶幾接武往躅而才與願違日得日喪又無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耳以此媿恨靡以自裁而左右廼謂其粗有知識至今以所著文亂加校戡屛命反側日夕

研求蒐獲賾隱以資起予竊惟左右抱道含德遺榮杜門玄覽六經大聖之要典發其精英以標人文之準積有歲年今如郊祀議旁綜博引章明天地之體以北郊配南郊非古以正大禮刑法志平反傳忠蹇傳以省刑為本持法為平忠賢有匪躬之節真足以昭直亮而挫頑佞歌詩取恬淡冥寂為高往往出於無心而其趣已至至於書序銘誌之作尤有楚雅篤厚之誠大抵因文寄心託理定制非如近世循膚剽剝盡

於詞而已夫大地發春萬物廻遽有不得不然者豈宜淺獎者呫呫捃舌妄於稱言乎古之子雲在後世之相知耳今李緒瑣瑣誠奚足云謹少効鄙人之私造次求益辭拙意簡不備宣陳伏惟矜其愚而加察焉允文頓首再拜

上郡學教授向先生書

比者獲仰覿光貌薰承誨言悼其無成深加獎掖私心荷遽不知所云恭承先生才爲世出行履謙冲道縱苞含志極通濟辭紛濃而守高棲

淡泊以持神推德匿瑕陶變庶品於時飛文出華之士談經味道之賢莫不嘔嘔喁喁稽謀問意其不以此時觀歡愉備末議竭己慮求所謂瞻仰重興之美進退羣班之次而欲揣放於教外含慽而勤畢是何拙惑之甚也竊又歷方古之魁士君子張以鄙家而學于孔子段干木以大駔而學于子夏高何子石之暴也而學于墨翟索盧參之狡也而學于禽滑釐四子者戮辱之人也非惟能免于戮辱皆有以顯當年而名

後世者得其師也今某固不能參跡于四子而亦無四子之穢德然獨含喊勤畀外違盛教之蓋内包拙惑之差豈直闢闔晻睽排權禮俗之謂乎綜量致實靡所折衷以此為謀誠非得已是以私曲煩緼固非筆札所能盡若不假此以自通則雖有控款勤懇之愚拜控無路矣敢不陳寫以自解達某竊聞天不一時故能委命相高而成萬化士不一行故能遺世獨立而興事功其居也淵潜其動也龍變是故古之豪傑之

士能不令己失時當其得也若超踰杳冥而躡高衢煌煌乎其言赫赫乎其行翺翔飄颻之上而名滿四海之内生則德澤被生民死則勲業鏤鼎彝光輝灼而耀舉世所慕希若夫藏彩韜光盤桓壤室不揺暴不詭隨不激昂以爲清不矯抗以爲危不冒詔以逞頤而志乎德行不嘩意以渝檢而言範乎詩書聾溺于委巷善止于一軀恬愉而不矜介乎其無所於趨夷險于夷於分之宜泊然無所孚于世而世亦莫之知及

其精宅於載籍貽誨於來世羣躅既遠而曠然獨峙與其究也是二者所由異路而同歸於純軌今某性能碩之體質偏拘身無特達之節行無推擇之奇昧通人之遠致局曲士之嶮棲於是二者而咸無所取則焉雖復累稔矜手耽精於藝術摹思於重深而識慊奇分未窮旨的徒懷伎癢終娩前英縱或志慮閑掞遺詞過人藏口識殫卓爲精正亦欣然便以爲得然而知其一之得而未睹其一之失也是故智者附權達

士固時裸入而衣出者爲不能變裸人之俗錦衣而吹竽者墨翟不能違荆王之所欲吹籟雖善不如野音之適也鼓瑟雖工不如工竽之得也與衆殊伎者必孤而難合與時異趣者雖勞而無功今某既無可協之運而技有殊衆之嫌況復疢疾殄年精氣羸弱而欲與汗血之士賈勇相排虛盡日月雖使天假其年至于甚危昏塞皤然爲遺種之老終無一戚豈不深可惜哉且某受命非厚小兒裁六歲而𦘕目失明隨聲

辯人動止無攙捘是向路恒若避狂更步途怖。于履虎形性相離指畫失實是以觸目增感不能須臾去心但有悲慨耳推之人理已極遂用殄念剪跡固守其常以俟天道之終有復也豈敢言非其願萬一有所希望以拾織於塵形哉。某又竊念受教於門下之日已久不能數數候見以發其覆一旦欲自引去而齎志於泯泯以無聞是誠宜遇而不遇也計莫有悖于此者故既為書一通而又繕寫舊作一帙以畢所愚

儻何覽觀而甄裁之則是鳥語邁伯翳而綜聲牛鳴谿葛盧而辯音荊山之璆不離斷趾即有以愈從輝而發長譽踰輪山子之駿一遇寒風賛君之後即有以見徵表而貴其能千里也豈不幸甚幸甚謹伏候門下以拜教命之辱無任惶悚之至不宣

荅歸有光書

某頓首熙甫足下承示所敘為張烈婦事文妙理直能詳極甚鴻烈義行讀之驚惋無已十字

之邑必有忠信靈芝醴泉豈有涯擇哉及覽所
為諸友生書又歎足下美志風義振於流俗而
悲俗世之日靡也嗟乎今夫稱至德懿行於人
雖使愚者聞之必慕而悅之而知其為賢也語
淫涸汙濁於人雖使不肖者聞之必憤而疾之
而知其為惡也今親見其人之賢至于殺身而
疑之親見其人之惡至於殺人而不能憤與疾
焉自今以往天下之為善為惡者又將何所止
極耶則是陳縞黙於瞽奏英韶於聾者豈若斁

彝倫反道敗德恂愁煩寃其利害如今日哉然
而女有不易之行而士固有一定之論四海之
内八縯之外與千百世之後其人豈盡終於聾
瞽數彝倫反道敗德恂愁煩寃如今日而已耶
語曰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
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精誠之至同乎天符古
之瑰瑋豪傑抗行之子所以憑心積望顑頷懷
恨懷氣於當年而能不與世劘滅者必有待於
千百世之後千百世之後其人與我不相解逢

也而獨能大揚搉之豈世真有遇不遇耶故天下之事始疑而終決者其決也必足以布信于天下始晦而終彰者其彰也必足以揆麗於千春今足下之義能使處女之冤一旦如刲重淵猶日月以銷東南數百里之旱豈不韙與如必欲僕有所撰述以貽此方之人用以爲榮恐薄德徒勤翰墨不足以恢作者之執爲衆所信傳示來世也茲且小札聊布所懷以附往信

與李于麟書

僕寢跡林野無異鑿坏乃辱王青州元美數見相存許為知已與之分好亦已數年元美每稱足下之牘布耿耿不拔之操奮詞綴句有德建偉長之遺聲比徐汀州子與按部又出示足下五子詩音義清眇吟諷于口耽玩於心非復常言所比念不獲即与足下晤對聆其緒言以為歉恨頃又聞足下遠見獨處翩然高舉盛年息心躡廓世足之分意雖九有之廣實鮮斯儔真可謂風踈人倫之表情逸雲嶠之外者矣即另

容藻游何以過之元美書來以僕與足下既生長同世而生字廉廉荀風期所親亦奚在于數面耶深感斯言之達輒不量其鄙淺聊送詩二篇以當面覿臨書不勝縷縷

與吳給事明可書

前嘗兩奉書雖不得問懸知雅意無篤也子與太守按部過辱枉貴衡閣誦足下所貽新詩清俏遠調泠然奏響入耳愜心足想邊情不可言了接後又聞此詩已附周水部處尋往索之

竟不得愴恨莫可言伏省足下英才峻節追蹤古人自宜與時齟齬但感慨不能不于此而係之于此為文反復有奇邁絶俗之思蓋與世既遠不從蹴躡塵埃間耳足下必大獲之倘不惜少傳其聲令共和之未為失也予與入閩云必要足下晤言因上狀布悃親覿無期不勝企戀

答王元美書

比緣微痾遂致困憊弥曠四浹旬矣中得足下两書兼蒙厚貺番展再三省足下戀戀之意不

覺灑然頓欲消此痾者耳僕前時奉書亦緣火
氣熛發頭岑岑寫過忽便遺忘得無有相詆語
否挽詞佳甚恐不宜大出示人也子與醞籍高
流然非足下無以發之甚能傾倒人至此豈其
性然耶邂逅近來每自念足下不去口實足下想
亦同之足下按淄青來曾未踰年而長譽日至
甚善昔司馬子長叙其民俗寬緩闊達有大國
之風而足下又盛稱其山海勝勢多古賢士大
夫之遺躅誠鄙人所引領第向拘迫真若置鞫

域中不能一蹴而起復何緣高視闊步趹趹取路千里邪特想足下寸心同馳飄飄比之懸旌耳明善春時已决計北游僕直須寄心假彼一吐也人生最苦老無百年之期僕亦非不念此若更役役非心所使轉復不喜意足下亦不以此相短故偵僕委曲使者臨當發遲還書餘觸尚未歡痊不能悉天氣向寒願自愛乃慰遠懷

答吳明卿書

志道来具審動理佳豫治行應明爲世矜範且

復貽以妙詩謬加推許灑然清響都盡常言又特横資相餉紆意弥隆遠而不遺刻心何已雖僕與足下限闊平生而遥情相憐邇於面晤東方之言誠非虛設於千古也但未審何時獲奉良談以慰傾渴元溪當亦未竭情塵必不以雄掖之賤加於二千石也想為大嗳山川伊阻是用痛胚書不具宣

與吳明卿

去月雖附書往信而瞻晤眇復無期可為歎恨

所命詩序深娩淺劣不能曲討微言章闡大雅然尋玩既久粗能會心用述彷彿畢荅來旨譬猶蒙褐璪琳罷類殊別益復重傷其致耳昔宣尼不假蓋於子夏是不諱其所短也足下於僕將無謬乎王節推周慎好古元美實其宗門令棲比貴郡其信往復用為書郵當無金玉其音以副飢渴喜復何言

與李于鱗

去冬元美還稱足下衝寒出四百里外相唁真

凜凜有古人之壯節且楨吞妙詩特以相況所謂渥洼之駒龍門之桐大非倫匹矣三復來異良以媿懷未知何緣追逐高踪臨希不覺神爲之馳也

又

昨見遊華山長句甚佳又聞有華山記當是奇文幸不惜惠示令共欣賞也聞足下下山時從叢棘中出衣襦盡爲罥刺又迷失道退之以來惟王安道與足下三人而已安道名履元末時

人精醫藥方嘗游此山頗為詩亡慮數千言至今猶傳寫之又善畫自為圖四十幅用馬遠夏珪墨法今臨本亦殊絕也暇時當臨一二像奉覽以見古今人之不相遠耳

答汪中丞

伏惟足下碩學偉才既已白著中朝而旁宣義風開廓大分又能遠追中散千里之游足使聞者稱羨甚善元美兄弟方殫為足下治具以究平原十日之歡不謂旦夕乃遽揚舲而西而僕

亦竟不得少覩光儀毎以爲恨頃元美還過謬辱手翰款然翕其虛襟汎引奬拔時雖勝人乗流迅邁俾高蹤咫尺有飛沉之異然情寄委萬絶過始圖殆非常言可擬知便還京口當整停憩而衰疾淹遲不果輙行以副此懷聊擬古詩一篇用見傾企特冀省納以備譏彈不宣

與周大參乞除名書

承諭本縣猥以賤名應　詔退自循省不覺汗流竊念朝廷初網羅於圖治雖於淪蹟廣爲甄

求以其人居必有絕俗邁倫之行出必有賛皇弘化之略乃久向識琮姿而勿用時所歎響咸謂迷邦是宜特爲昭宣以荅天旨如允文性姿庸陋藝術凡蕪名屑編戶之徽身嬰沉痼之疾杜門屛跡積有歲年庭長仲蔚之蒿座穿幼安之榻誠以息心浚壑靡敢外于翔今濟時賢充溢閭閈而獨無情允文言之則有奧其實用之則無補於時如斯之人實濫清舉尤於神明之牢寧不有損知人之哲獲譴衆多不容於口伏

惟君子相知有素曲為轉達便使除名則河東白冢無復貽哂今日事出至衷必冀垂省不宣

答徐子與

去歲承手翰卒卒奉復竟失候太夫人行期深用悚惕比辱遣書兼致腆貺念足下誠有切至之懷愧荷殆無以喻元美云如足下古意於濁世見之尤足為慰可謂知足下矣聞足下治汝寧能使時和穀熟則去宿蠹吏民敬信遂大喜為摽循吏贊奉貽欲足下益以崇篤斯義方之

古人也且又以汝寧名郡多古賢豪之蹟尚缺記載輒欲相要采輯遺事將以傳之通都副在名山此則循吏之規規所未遑也至如某何以堪此惟足下才知學贍雖當吏事之煩必有餘力以膺制作之任而遠以濫推是使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也况復歆以蒿少之游豈不大快於私懷特足下為恩之博而忘其力之綿薄也比候暮春氣暄寒疾瘁損或當為足下千里之行弁展契闊信還謹布微悃諸惟順時調攝為

慰不宣

又

前在吳門奉覿顏色得拜子相之喪匆匆奉別雨中發舟不勝悵恨比省秋冬又苦舊疾無緣遣信以解契濶比得公瑕處去月書知足下又往拜子相於金陵蘭若中僕亦欲為誄詞以答子相之知至今尚不得一字而王司馬函問存及忽若陰刃深入不覺至痛之切也比聞司馬臨刑時不俟霜請元美兄弟欲上書辯冤徐少

傳囑指相解事後五日已出都城計當留泊臨淄解凍時可南下耳相知數子祠變略盡推之人理當復何言比元美兄弟並有書稽此隨馳上所須扁書并門帖子方疾[illegible]財得書去人又不欲停未能卒寫當亦在舊歲附往也不悉

又

承使者再至禮隆物重深自省忖過於所當且又盛稱彼山川之奇欲致同賞竊自謂生平鬱鬱有踰沉泥今乃躡蹤於公是雖抱疾孫年必

欲决力并寿以赴公之課知亦須令千載聞之以為快耳不意吾徒數公動輙困躓此誠天竆非特人事然也王室多違賢人失志即雲羅天經所挂竟何物邪良以歎恨首夏計抵吴門必須一信當奉詣暫遣積意至願至願所覬隨欲附復恐有遺誤客俟別上使還謹勒狀布悃諸惟順時珎調為慰

謝王太守

頃承台慈曲降尊既下逮蓬茨雖復懸罄之室

榮光所決頓使忌賀因語府庭展其悃款以答
所天不圖江海鴻流弥增深廣懸其垢穢轉與
滴滌益賜燕閒浮觴接侍略去威重良誨綮加
時惟許參正頗重聽而次公仁篤特附亮音忝迫
閑夕罔知厭怠仍遣夜直引照明燈不知何能
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引照明燈
不知何能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
引退信宿冀復詣謝緣徒舸搖蕩涼雨滋浥舊
疾載嬰便亟歸還仰惟事尊罪涉疎簡眇然翹

首靡以自寧隨命詠賦圖冊諸詩已竭庸思屬韻成篇然蕪類百端多自憎惡不敢輒獻竊恐稽久負譴至深謹遣狀奉白委曲想大雅含弘必蒙刋定德教所及喜復何量伏祈不勝屏營悚感之至

答王元美

方春暄燠體力漸平忽奉臘月書具審佳勝并蒙惠藥物駭荷無量去歲春時孱以枸杞萵蔔潞紬爲信以殊方異產即便分餉親舊与足下

相違五霜前後得十四書情之周渥固無踰足下然足下於此似有故人之累媿可言邪且又以僕與足下雖音問時時相聞獨未得接杯酒爲歡今足下於青州吏民絶有名跡必得大拜時或來南一握手耳昨聞吳明可竟尓罷去吳楚違遠已無有覿會之期盧次楩初聞自淞江來郡中時友生嘗於扇上出僕詩次楩遂題其後以見篤好竟未得一面也徐子與方持父喪士之不遇良可歎恨于鱗高蹈獨遊斯人實難

其儔也僕雖未與之接道心竊慕之且承來論因撰古詩二篇以通款曲尚俟刋定足下可發視之寄去也所諭尊府司馬公覩遏强虜以當盛秋而復抑敢辭亂夫人之醜正害能非一世也應德功名日損所謂遵養時晦乃若是耶命寫洛神賦書殊不佳大不便於公面也隨附信往諸惟自愛强之脩名不具

謝徐子與

頃承誨命力殫薄伎且咀吮衆腴弥使茂實不

鮮方內含私慚而還書課複遜於獎譽又兼貺醫林方書黃精弥墨絨履且奇方秘於鴻寶靈藥表於銅山信振衰延年飡餌養體之所須也而絨履過於紬緜非止飾足溫燠抑以緻理若夫嫩焆紺黝凝華發采即以仲將自詡有不能加發書開函益用祇悚本圖會壑山園冀中言侍無狀舊疾未便盡除年齒漸衰適值陰景遂不能遠離戶庭重有慨戀必蒙原察適臨書不勝邑邑

荅張推官

恭承嘉命臨眂蓬樞非望所圖慚幸交至輒遂忘其陋劣牽綴成詞蚩鄙百端點穢圖册殊不足以副通人之遠致是以累日不獻其爲媿悚何可復言且仰承明公高懷雅度所至與文緣物附情動無乏思回環誦玩彌見其佳即欲詣謝階墀緣賤恙不便舟船謹令家弟齋狀奉伸微悃伏惟俯賜鑒宥不任感惕敬謹之至

與王元美

僕窮居寡儔晝日瞻聽既以自娛至宵寤益復嬈嬈神魂鬱塞惟得足下一書輙欣喜尋玩累日亾以嘉足下之高義歎知我者之真能慰心也去月聞尊公司馬忽罹横變閭門驚怪不知足下何自為懷又聞足下義烈天發即欲詣闕通尺牘追緹縈之往躅恐今足下之事非一女子所比昔文帝以一女子之言聽贖其父之死歲中曰除肉刑之法盖漢之至仁主也古人之陳迹曷可安追尊公功多而援薄疵淺而猜深

其紛當未能即解也且伐巨木者不先去其柯條本雖僵仆遭之者必蒙傾壓之患何則木之巨者其柯條必繁蔽翳必廣雖有斧斤懸於空虛其勢未易相加也是以柯條未去誠不能盡絶其本恐今足下之家將復有謀其柯條者願足下深思之以茂遠猷會面無期比望不勝邑邑

答沈堯俞

所貺羅浮石硯比夜歸發函視之光彩彫瑩如

丹霞白雲爛然滿目稍拂烟黛儼若玄霧乍披林嶺逓出足令展奇思也昔張茹令南海得浮羅石筍遂自克歸令僕不踰戶庭忽蒙足下致此喜可言耶將賛稱為羅浮君與之游旋於竹素之園見足下雅懷耳先遣状奉白方秋熾灼未緣過足下高齋謝也

與周維辰

嘗所奉書卒卒臨啓因事遂之不復致思而遂辱見留昔甫君苗見陸士衡文輒云欲焚筆硯

令自視其醜寧不內愧於心手聊復別寫數本相易更視它日不知當復勝此也

答程于行

承雅意以文字相推一有纖疑便從訂正念足下聰明良以為快乃辱不遺遠致佳惠山窗擬茗時復出之荷不可言已卜鄔氏北宅今移家矣弄孫之兆尚爾寂然且朱婿一旦夭折事事相關悽悶莫可自解垂老罹此奈何奈何鳳洲伯仲文賛并所寄書刻附上詩序比未緣無時

餘暇逕至遲滯杪秋定畢此逋不負也信還附
謝諸侯面不盡

又

承垂念佳惠時及感荷無已且專意小兒遲子
至欲禱神益省情至但自有數爲之柰何所委
序文當俟暇時具草不負詩稿須以臨行時改
正本寄來再校鳳洲仲冬時可轉其乃郎初場
已中二場以失表下年號貼出盖決料才也見
當致厚意令毋舅歸便草草布謝小物將遠款

亮之

又

違遠忽忽四霜歲月遒迫亂嗣蕭條此雖有數時使悵然辱厚情懸念遂煩玉趾往禱靈岳蕭蒙損貲遠致符籙若果岳能降神使小兒永籍冲蔭即有熊羆之祥豈惟終身之感而已湯餅之歡必佇相過耳珍墨甘餌益損佳惠悚息悚息知婚嫁方殷未期面晤輒勒狀奉謝不悉

又

去歲匆匆附慰此後不得一問比審體中復為瘡瘍所窘憂中仍爾加厄非情所堪柰何當慎加調攝以答賢母存時 可耳道遠無能展私聊寄香帛見款計不以薄為嫌也前所托物俱致元美兄弟時有謝帖敬美發時令道謝意所往物乞撿入之汪羅山兄弟曾往唁不期春夏過晤果不徐觀察約抄春假晤亦并為申委曲矣諸俟後信不備

又

比數承遺惠匆匆不得附書有言輒附語令姪
致之想能亮也墓文已刻石搨碑人在王太理
所至便搨寄傳文來月亦可畢業徐方伯王少
參二公哀詞恐不久亦當寄來諸姿曲當已達
籠禽甚馴擾可愛但其聲弱似於穴中稍怯耳
遠物固自珍之未審何日得共聆之解溷懷也
羅山得數面不見間與致意舊歲汪仲淹至道
君意欲乞墓表想其司馬公亦已知之俟少暇
為致書亦未晚方有小恙草草具狀不能悉

文

久不聞問極為懸想且知令孫失於周慎良用於邑傑章德庇近得一孫亦兩月裏類之聿聊足自慰賢郎壯歲當更蕃衍不必過慮損沖懷也誌文承諭改定馬生遠竄難覓遂倩唐家勒石似勝舊刻未審以為何如徐方伯竟尔奄殂其輓詞已不可得惟王憲副久不寄來當促之耳信便草草附布瀾悰不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吴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跋

題翁氏宗譜

翁文欽嘗乞余為宗譜序而文欽自少客游不復見大宗之譜自其先學士下至郡馬六世皆不詳其諱字官爵行實比文欽歿後數年而其兄德輝持譜欲余增書之余識德輝兄弟既久

德輝歸已餘二十年老矣文欽又殁德輝再至余感其兄弟之友愛而皆知重其本也乃復為綴記其後按學士公諱沘字子夲號青山唐僖宗時以進士拜學士後以親老歸養于家惇行孝弟時都官負外郎李頻言公德于朝詔徵不就上甚嘉之所著有青山集都尉公諱炳字光遠光啓二年擒黃巢有功封都尉京兆公諱應弼字朝佑宋淳祐中登進士授徽州績谿令歷官御史京兆尹翰林學士脩玉牒轉工部侍郎

贈善慶靈公賜紫絲網袋盛誥勑祠加以銀鍗仍令太常寺立像命配本府烏龍廟恭軍公諱省字日新宋寶祐四年登進士授饒州貴池令遷本府同知歷湖州司理恭軍都馬公諱鵬字萬里爲郡馬夫自學士至郡馬凡六世今考應鄉父諱登以子貴贈正惠昭德公立像下梅菴而此譜失載不知何也余并爲增書之俾合大宗之譜而輝之後世亦皆有所考也

題職貢獅子圖後

此職貢獅子圖也唐閻立本實爲之宋宣和中嘗秘之内府按唐史貞觀九年四月壬寅康國獻獅子太宗珍其遠來詔虞世南作賦編之東觀而張九齡等咸爲之贊立本時以圖畫見知其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烟閣功臣圖與春苑池異鳥圖當時以爲絕妙余意此圖必與世南九齡等賦贊一時爲之偶未著耳今觀其所圖獅猛畧狀雄詭俊特真能肉視犀象狡撫熊羆有非它獸可以至其欬尾弭耳柔馴服御與羣胡

並馳又若有依仁序舞之態揆之賦贊所稱往往而合是以知其出於一時無疑也夫太宗弱冠而起義兵定天下未三十而即帝位智劘勍獻威儀黙爽自謂其功頗有加于三代撥亂之主此特令臣工修其事以矜遠人然方諸旅獒之訓豈無慚德于此亦有以見貞觀之治而君臣之相與者如斯而已

題沈周雞雛圖後

昔五代梅行思善畫雞世遂號為梅家雞而周

此圖所画雞雛能各極生態假令在當時亦豈後於行思我此圖出於王府博家而魏子贍得之珎於金玉携以相示余以雞特常畜一點染於毫端便使人嗜玩之不已其神妙真有出於形似之外者因留几閒數日題其後而歸之而知尤物之能移人也

題麻姑仙壇刻

顔魯公麻姑山仙壇記有大楷碑在宋時已經火不存今此小楷或云非魯公書然觀其楷法

精嚴勁挺非魯公不能豈以公平生無它細書耶意此書執筆甚堅故能委曲盡勢學者須以此為法也近此碑後有兩裂文亦漫漶不鮮此獨完好當是前代榻本

題松雪書

余嗜松雪書不減𠃵野而此書爛漫信筆兼多奇語精佳且雜卉小幅尤得象外之趣可稱三絶真能使人意移而增嗜也𠃵埜比來書甚佳知其多出於此當為改觀以俟

題大參永嘉王公所藏趙子昂書大洞經後

允文嘗以大洞經乃晉宋時人捃拾參同契黃庭內外景諸經為之托之降神僊以取信然其文清旨飄飄真若有出於埃壒之表故每喜誦之時擬游仙十章用以寄志大參永嘉王公遺示趙承旨所書此經命使題識竊謂承旨書於內外典為最多而此書似特整潔豈亦羨其文邪承旨初學二王晚入北海而此書無北海法

疑其爲中年筆也瓊笈金書實稱秘籍受命兢
悚仍加歎慕固以局狹罔覿幽深獨屢恩萬題
以爲幸耳

題海天落照圖

唐李將軍父子畫世不多有王大理元美遺示
仇實夫所爲湯氏摹臨道海天落照圖特爲奇
絶若其晴蛟蒸雲不能彌天而惟氣曛黃悉變
初色海島瀲灔村樹晶熒參差縷分如出幻景
措意著色尤非卒時落照可以今摹本若此不

知昭道之蹟又當何如耶昭道本已入內府經
煨燼矣則此本宜爲人間所寳輙綴書其後云

題趙伯駒畫陶靖節歸去來辭圖趙承旨

書詞真蹟

昔人謂趙伯駒畫人物精神清潤觀此圖雖無
欵署知當爲伯駒筆也况其詞又承旨晚年之
書最爲精絶元美大理得之張幼于既自題其
後復俾余鑒定知其愛翫之無已也

題文待詔玄墓四游圖

玄墓者昔宋青州刺史郁泰玄墓在山中初泰玄為人仁恕德感鳥獸塋日有群燕數千啣土冢上時人異之遂以郁名命其山其山巖巒廻複翠竹蒼松蓊蔚嵐霧面挹太湖又遠離城市有奥絶之勝余嘗至光福云有山徑可數里抵玄墓時雨氣昏甚不果往遂出虎山至銅阬而還今觀文太史所為與陸儀部画四游小幅益知其勝非它山可比悔當時之不能往也為題四絶遥紀其勝云

題褚摹蘭亭

米元章書史云唐摹蘭亭有二其一為王文惠家褚遂良黄絹上臨本其一劉泾收唐絹臨本今此本是元章所題手筆審定真跡以為褚法之妙薛魏歐虞所不能及路即黄絹本也大理以十三百千購得之仍詳訂其始末復以示余已無能讚歎聊補其末脩云

題元人臨聖教序

唐太宗貞觀中購求羲之真書得五十紙行書

二百四十餘草書二千餘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勘定真偽殆盡民間所有故此序懷仁集羲之行書刻石悉其裒集之富大小相類若出一時之書簡珠良玉無俟旁求卒能致美時褚河南亦有臨本今此書結搆圓熟鮮失矩度誠可云功深力到者長興姚弘道出以相示因識之

書王青州元美白蓮圖社後

遠公初從佛䭾䟦陀羅三藏授念佛三昧與弟

惠持高僧慧永朝賢隱士一百二十三人鑒山
爲銘稽生爭土劉遺民爲之著文此特稱十八
賢者盖擇其最賢者入社耳然考其時同稽有
闕公則者殁後友人於東京白馬寺爲公則追
忌是夕林殿皆作金色聞空中有聲曰我闕公
則也向所祈往生極樂實國今已果矣故來相
報佛氏以靈悟爲最上乘就其衆中如公則最
爲靈悟支道林虞孝敬並有賛文而十八賢乃
不稱公則何也王青州元美以蓮社圖屬書宋

李元中所爲圖記輒附記以闕其疑

題王右軍草書要領

草書要領晉右將軍王羲之家藏本其法有旁截類聚奇字怪字真同草異真異草同疑似變化加字易字五集唐天寶十一年虞世南歐陽詢姚思廉薛元敬蔡允恭張旭臨寫補缺張彖郭子儀薛收顏真卿填楷李白贊楷盧德三年懷素重補造宋紹興中又令蔡卞臨補宋友仁補楷摹刻祕閣今觀其書多醜惡此又後世傳

刻失真至此也嘉靖四十有五年六月廿七日

觀

明處士俞仲蔚先生行狀

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四日崑有隱君子俞仲蔚卒其子伯安即以次月廿九日壬申窆於祖塋之昭位以君之不遇也將求志於名世者以為不朽之謀謂余素辱愛於君命為之狀嗚呼予何敢以不文辭按君姓俞氏初名允執更名允文仲蔚其字也世為崑山人曾祖山祖高皆隱德不仕父璋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嘉興府推官繼丁內外艱復除湖州泉州二郡所至以平恕

稱擢南京大理寺評事鬱鬱不得志以疾卒於官時君年甫十二與兄允升弟允濟奉母黃夫人輿櫬還家君孝性天至哀感行路見者為之酸鼻評事公故廉吏家徒四壁且而君祖妣陸孺人猶在堂君兄弟以藐然孤童上侍兩大人外持門戶內外肅然人謂俞氏有子矣君稍長即游心文藝然雅不好舉子業惟喜讀古文辭及臨摹法書作為歌詩極力模擬古人動以晉魏為法大曆以下弗論也間出驚人語即為人

傳誦嘗戲作馬鞍山賦人爭稱之年十七奉黃夫人命以易學出試郡別駕李公浙由郎署左遷頗以才自負見君之作以神龍天馬目之君柳儀部之稱毛穎傳者尋薦於督學侍御韋公家補郡庠弟子負時有建白以春秋禮記二経傳習者少令督學使者擇高才生改授之君乃讀春秋然時業俳偶割裂之習君素厭苦之數欲褫衣冠焚書冊浮游塵壒之外黃夫人力禁之乃止邑中有吳中英先生高才博學善奬掖

後進有郭有道之風見君集有黃鸞飛過山庭暮欲語不語顏色苦之句大加稱賞遂忘年而友之奇文疑義相與辨析往往至於達曙同里張通叅石川先生喜吟咏廣交游雅與君善嘗偕謁文太史衡山出趙松雪馬圖令君題賦文亟加許重張公結社湖南社中有尚書南垣劉公箬溪顧公皆海內搢紳冠冕一見君即重其器度及席上賦詩又獨屈其坐人皆推以為上客由是諸公互為延譽人間漸知有仲蔚矣嘉

靖丁未督學使者豫章胡公植按吴君決意求去郡守豐城范公慶惜其才極口薦之於胡仍力留君就試然胡竟不知君君亦不求知也遂辭歸益閉户讀書肆力古學成模擬古書刻賦則玩禽魚花卉以自娱所養益純所造益邃就之者如入芝蘭之室而飲醇醪也今廷尉鳳洲王公雋才早貴其學無所不闚俯視一世獨折節友君時有同志五人者皆官於朝以文章氣節相砥礪世號為六子以擬建安諸賢一時聞

君名皆爭願與之交方伯長與徐公中行往來
吳門必迂駕就君戀戀不忍去於是君名日起
知君者不獨在東南一隅矣使者行部及守令
請公與達官貴人之道毘者往往禮君之廬寄
以布素之意而君愈以韜虛恬靖自牧終歲不
一至公庭有不可已者僅於舟中一報謝而已
楚藩以備書聘郡侯以備志聘皆以疾辭不就
晚節詞翰並臻妙境乞詩索書者肩摩踵接君
一一應之不以貴賤貧富有間每揮毫搆思率

以昏夜能於燭下蠅頭細書了無錯悮往往夜分乃罷然以此耗神損血遘一疾不起矣君貌古而神情清澈望之者知非庸人與人由由然無忤至於義有不可則毅然莫能干予嘗謂其和不狥人貞不絶物周水部胤昌良以為然君性孝友痛廷評公早世事祖母及母夫人能養其志送終咸合於禮兄弟皆早世君撫其遺孤無異已出府以衛翼扶植之者甚至其篤於倫誼又如此嗚呼國家懸爵禄以待天下士豈不

欲得賢者而用之顧今所用古率以科目重而
應試者一失有司之程度即往往棄去不惜雖
有長才異能無以自效於世若仲蔚者以彼其
才而竟淪落草莽豈非以科目失之邪然使君
取科名紆朱紫快意於一時則其詞章筆札必不
能詣其至必傳於後如今也以此易彼其孰為
得失耶君所著詩若干文若干並藏於家其生
以正德八年癸酉六月十七日距其卒享年六
十有七配梁氏子男一人即伯安娶周氏女四

人長適庠生朱樾承次適徐世昌周化成顧綋

皐孫男一　孫女一字王宣鼎婦周婿朱皆

先君卒君少而孤長而窮有男而瞽有女而孀

有孫而弱皆人所弗堪者而君居之晏如君子

莫不多君之善於處窮而又以慨夫造物者之

爽於福善之理此太史公所以致疑于天道也

章志朴陋無文而辱君愛雖有素輙摭其行事

之畧以備采擇伏惟名世君子矜而志之庶使

仲蔚託不朽云

賜進士亞中大夫前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陸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踈
請致仕友人武陵顧章志撰

明故處士俞仲蔚先生墓志銘

玉峰之東踞婁水陽者為俞仲蔚先生墓而先生之葬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内無停哭也廬以外無停涕也邑内外無停歎息也既大歸視其繹有凝濕者蓋送客皆雪涕云而先生之友按察使顧君謂不佞章志最習先生宜為狀予最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石不佞唯唯頋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先世崑山人婁業儒而其父評事公璋始顯重由

進士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散著邑邑不得志病卒是時先生甫十三也而哀瘠踰禮又能工奉祖母陸與母黃養莊事兄允升而撫弟允濟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經生業顧好為古文辭爭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為馬鞍山賦援引山事靡挂漏而辭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其名固籍籍矣又二載補郡諸生是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寰吳貢士中英咸推先生為忘年友而歸太僕有光行稍近名能

經術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頗目為甲乙社云然先生用語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寠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拄其配梁至紡緝浣而典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間日不能三食寺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寺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蔬菜佐之若粱肉矣先生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絕

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與諫頌突然昭明
所遺次曉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孫之
其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山陰堂行草出入楷
河南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
以方韓蔡蔑如矣先生白晳美風神秀眉目賦
類飄鬚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鍾給稍
及冬加以貂冒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
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項刻數函無凡筆
客去亦無報謁其最後執益高名益重神交者

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弟習先生者謂先生處和寡它嗜顧嗜奇不食酒頗耐食甘閒於島渚間洵一拳石市甘果袖而薦之二秫穫鼓行以相矜皇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晉造廬定交於是郡守王君道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學使者吳君遵與中丞君遂往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部君王君俱稱詒贄束帛醪米邵君移書欲得先

生文以爲式而先生意澔如也楚王以志楚聘守李君以志吳聘蕉鴈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稱叅政王君琳杲以三吳水利造質爲成一編書而已嵬令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令程侯達右丈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先生色以閒不得也程侯嘆曰古所謂徵君眞先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爲禮祭復聘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宮先生生以正德癸酉五月十七日卒以萬曆己卯八月初四日配即梁孺人太學生

九萬女子一伯安以瞽癡然有志行娶周氏女
四婿為邑諸生朱樾承徐世昌周代成顧紹臯
樾承早卒孫一尚幼孫女一許字王寳鼎所著
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言曰始予與左司馬
汪伯玉過燕中伯玉騐謂曰嚆為布衣冠哉而
金宋有塵也伯玉撫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謂
名傳者也非傳名者也嗟乎士爲束髮不能通
一藝而劃其似以糊口於四方固無論也即其
著者搽觚翰摛藻麗下上今古而割榮自樹然

得毋遊大人乎哉當世之始為業也實者九之名者一之及其就也而億矣名者九之實者一之夫以仲蔚之宅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以託於著述也夫豈為刺促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不衰志行不少削乃真仲蔚哉夫安得不布衣冠也予與之與仲蔚適也以不佞乃其相善殆甚矣仲蔚於今詩不甚推于鱗而其於古也行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為渺僊吊詭者哉故宜銘

銘曰葬而卜得鯀吉曰遯之賁是爲霧豹文明以上於戲其文苑而逸民者邪玄晏靖節其人者邪

嘉議大夫南京太理寺卿友人王世貞撰

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碩人墓誌銘

崑山有隱君子曰俞先生仲蔚而安俞先生隱者曰碩人梁俞先生與約而善病交於世愁兄弟最深也世愁每過先生一室中壁圖史羅奇石香草語鳥籠映其間脩然忘貧也已稍徙而樓居則益辦而內閫不聞人聲間具而飾客醑糒則無弗潔也無弗旨也乃知碩人有以佐先生隱矣碩人後先生二載卒而子伯安扶服叩余泣且請曰孤之先君子之巳子之兄實銘之毋

殘而不敢重以請也則維是吾子之交將也敢以吾母之銘請世懋瞿然避席曰子之先君子今之老萊黔婁也而母老萊黔婁之婦也柰何令天下之美必吾兄弟筆也伯安則益涕而隸曰子毋重辭辭之是棄其孤旨而忘先君子之忝也世懋乃謝唯唯而伯安始言狀曰維梁氏吾崑山之著姓也世以文學顯至九範公而貢於鄉也實生吾母七歲而許字先君子十九歲而始歸也蓋吾母歸而吾父大理公已殁吾母

以弗逮事為恨則益莊事王母黃也太理公殁
而家益落吾母拮据中夕以佐先君子巨匱食
貧而甘於學也先君子爲諸生文大有聲輒棄
之去力爲古文辭吾母不謂非也先君子足不
踰閾而晚歲名益重屨滿戶外郡邑大夫禮重
踰指紳卒不降志以殁則吾母之爲助多也又
曰凡吾母之孝敬慈懿甚備女德不出外不可
更僕道也其約而能裕隱而能安吾子愛之獨
數失子五乳得不肖孤而三歲病肓百計活之

以僅有俞氏如綫之寄則終其身所爲慼也先君子歿而見孫之有子子生四年而不祿吾母所爲重慼也溯吾母之生自正德八年九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之九年七月十九日子女婚娶具先君子誌中初誌孫孫女各一今爲女孫二也世楙之聞於伯安者如此稍次而爲之言曰賢哉梁也非夫人孰與而康俞先生以偕隱也碩人年六十有八不爲不壽伯安卽肓而甚才不爲無子世比于老萊黔婁之婦是足銘也甞

辭曰夾潮而墟隱士藏兮不祿不爵道文明兮不賤不關澤彌長兮碩人祔之永有慶兮伯鸞之家偕孟光兮馬鞍崔嵬水湯湯兮

前進士陝西提學按察司副使瑯琊王世懋撰

俞先生集後語

俞仲蔚先生以詞賦起嘉隆間海内學士人人慕説仲蔚矣噫嘻仲蔚生有季布之散鄉鄉公為之曹丘没有夷齊之名鄉鄉公為之仲尼仲蔚集行矣為漢為魏晉為唐名家可手而鏡也厥嗣則又以後語相

屬文柱實言哉蓋畢之訟仲蔚者
三迨其家常肆主宴矣乃言若是
斐疊也不可謂不富身無寸綬之懸
阨矣監司守令軒車造門不可謂
不達一子痼於疾廢矣雅兄存於
家澤於行誼直指使者觀風而表
其閭不可謂後之人不賢彼信我訟

彼晦我昭古之君子皆然何獨憾于
令文柱於俞氏矣世爲通好而仲蔚
則以友不敢不謂相習歐書所見以
補序誌之遺如此　吳郡張文柱

俞仲蔚先生集序

仲蔚俞先生卒之三年而其友歙郡程于行氏爲梢槀行其集而廷尉王先生序之廷尉名文章大家而習俞先生其所揚扢文義及稱引俞先生隱德至詳覈矣世以謂俞先生附青雲而益顯意若推功廷尉以爲其推轂之力居多要之

廷尉公初以詩定交俞先生而又生平好揚人善其推轂于諸公間固當假令廷尉公阿私俞先生以為名高無論非廷尉公指即俞先生弗屑也今俞先生言及當世布衣之業具在可攷鏡已蓋明興詞人之業蓬起漂涌然大氐出於搢紳之徒而布衣窮巷之士往往十

雅侍一世無異故士方窮時咀藝袒裼不厭死而已者曾幾何人是故飢寒憔悴頫首而從干謁其於詞特椎剽希合以自附于風騷之致以成其游道而其著者僅亦馮負小材陵轢頓挫爭為名高以鯖五侯而已此於不朽之業奚當焉而耳觀者猶傳之然而士不虛得

名不虛附當其身或勢激相重以考詡得聲而百年之後形景銷滅同腐草木計無復之矣延俞先生跡不能一廛之外游不能千里之外蓬蒿自擁婆娑乎圖史即達官貴人郡國守相傳嚮而求先生先生聊一廛之意泊如也豈與夫儇巧機辨趨時溷俗遊大人以成名

者同乎哉賦俞先生碩以是得顯精覃思成一家言語不必規時好聲不必諧里耳若詭若匿以自致于不朽之域驟而讀其集泓渟奥衍蒼然其色非今世人也其素所蓄積豈偶然也哉嘗永附論聖俞之詩以為窮而後工聖俞窮矣然嘗仕于朝至七品官有禄秩以贍

其妻子方諸永𡙇窮矣以視俞先生不猶泰乎俞先生以窮故工以固窮故比老而其窮不衰而其工亦日以益甚有以哉廷尉公盛稱俞先生之文詞而推本其隱德夫俞先生之隱德固其所以昌于詞者也其褎然爲當世布衣之傑後何疑哉俞先生有子伯安以贅廢

監能亟圖其覲不朽而屬余嗣廷尉公言諸宋簡余縱有所論述亦安能出廷尉公意表而念當俞先生時與家大夫最厚善惟紹芳亦得以通家子數就先生先生折行而進之不可以謂不知先生於是卒申廷尉公之指為序其所以俾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庶有興

焉

萬曆癸未夏六月丙辰武陵顧紹

芳序

刻俞仲蔚先生集後序

余自丁年志慕古昔足跡所至訪謁鴻生其行誼之高蓋未有俞先生者乃息游崑山以禽鳥納交焉先生一見驩若平生久之遂成莫逆先生甘貧學古託疾離俗高卧一樓不競於世吟詠自適積有篇章余取其稿屬友人汪禹乂欲選

而刻之既見王先生元美已爲選刻此念遂以萬曆庚辰先生病且死憾未與余永訣訃至余哭于子家復走哭于墓歎以善壞還其空子景平以先生命不欲改也已而郡丞劉公欲全梓其詩文遽去任弗克余曰此先生之靈俾余得償夙心乃收其全稿歸校梓于西野

書屋集凡廿四卷王先生復序于
首其行狀志銘傳表咸附集後先
生人品之高詩文之粹則載在諸
公文中余何敢贅第述其生平之
與余交者如此
萬曆壬午春友人程善定書

黃鋑刻